

心中的乾坤

贾真 著

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ISBN 978-7-5457-0845-5



9 787545 708455 >

定价:30.00 元

I227
10214

心中的乾坤

贾真 著



90447964

南京工业大学
图书馆藏书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中的乾坤 / 贾真著. -- 太原 : 三晋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457-0845-5

I. ①心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诗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8200 号

心中的乾坤

著 者: 贾 真

责任编辑: 冯 岩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 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 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845-5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山高海深情绵绵

——为贾真诗集《心中的乾坤》出版而作

杨茂林

他曾是政府官员又是闻名遐迩的诗人，
父亲母亲是终生面迎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
二老的遗体如今早已化作护禾春泥，
但他们的感人形象却在儿子的诗中复活与永生。

诗人把父亲比作一座山，
自己站在父亲肩头犹如山坡上的高粱。
高粱酿成美酒上了高贵的宴席，
念念不忘的是催生自己成长的那片土地。

诗人把母亲比作世间最大的海，
自喻为搏风击浪划行的一叶小舟。
他从母亲的臂弯启程，
即使划向天边背上总能感到母亲热辣辣的目光。

人说官场易使人“异化”，
但不能一概而论。
本书作者即始终保有一颗平常之心，
他常说，不孝敬生身父母焉能奢谈为人民？

这是一部泣血而吟的挽歌，
是诗人为父母树立的一幢诗碑。
我将它奉为诗体《孝经》，
让我的子女及子女的女儿们虔诚读诵。

（作者为原忻州市文联主席、著名作家）

孝:人生的美与力

——贾真诗集《心中的乾坤》序

马晋乾

这是一本让我拿起来就放不下的诗集,因为诗的内容都是在表达对父母的感恩。这样的诗集我是第一次看到,以前也没有听说过。而更让我看重的是它给我带来的感动与思考。

诗人年逾花甲,父母双亡,儿孙满堂,这本是自然规律。而我们看到的却是,这规律给他带来的天伦之乐并不能冷却他对父母的深情,反而是生活中的一物一事,都可能成为溅起他对他们怀念的火种。他看到院里枣树,就会想起“六十多岁的父亲竟爬上了高过

屋顶的枣树 / 挥动长杆频频 / 雹一样的红枣落了满满一院 / 迎接我们兄妹回家”的场景。他觉得“父爱不只是甜甜的红枣”，而“是一种精神”，一种因爱而迸发的“那力量那勇气那胆魄”。（《父爱是一种精神》）母亲在世时，他一进院门，就先在老屋的窗玻璃上看母亲的身影，每次都感觉“窗玻璃似一面古朴的相框”，“相框中是母亲动态的照片”，有“她沐着晨曦擦拭光景的那张 / 她甩着汗珠精做生活的那张 / 她推开夜色盼子归来的那张 / 她灯光下缝补日子的那张”……一张张令他难忘。如今，“我明白她再不会在那‘相框’里了 / 但推门第一眼仍是朝那里瞭望”。（《母亲的“相框”》）“春节、端午也许是仲秋”，往年，他都会经历这样的场景：“通往乡间的路上 / 少见地出现堵车 / 城里人携儿带女流向村里 / 乡间路堵车但堵不住孝心；”如今，“父母走了便带去了老家”，他不再回去了。可“熟人相见仍然 / 还有本时段的专用语：‘回去了吗’ / ‘老人们还挺好吧’。”为此，他妒忌别人父母健在，怕别人再这样问候时反使自己痛苦，自己首先“删除了我唇边的这段用语”。（《节日的妒忌》）读这些诗如

面对情感的烈火，让人呼吸紧张，心灵灼痛。

这使我不觉想起“艺术就是没有艺术”的名言。诗人贾真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近半个世纪了，这些诗的魅力自然不能排除他的艺术经验，但我认为主要还是得益于他情感的真实，这些和情感融为一体的生活细节和场景是不可能靠苦思冥想产生的。这一特色，在《父亲养过的一只羊》中更典型：

一吃就拼命地撞人
谁喂 就拼命地撞谁
这是那年父亲养过的一只羊
一只总想狼吞虎咽
却又始终不曾安稳进食的羊

为此它没少挨过鞭子
常常被抽得鲜血飞溅
雪白的绒毛
染出一道一道赤红

喂羊的父亲

几乎天天都在愤怒地抽打它

时常还嘟哝些脏话

每当此时别的羊便挤作一团

用疑虑的眼神打量它们的主人

大雪的节令刚过

那只不安分的羊首当其冲

被按倒在桌子上宰杀 这时才发现

它的舌尖上横扎着一根生锈的钢针

见此情景父亲哭了 并且

一口也不吃这只羊的肉

无论谁读这样的诗,也会被“父亲”的淳朴和善良感动。但诗中描写的生活真实,却是任何一位诗人都不可能从“合理想象”中获得的:谁会想到羊吃草时会有被钢针扎入舌尖的可能?谁能想象到这样的事发生后羊会是一种什么情景?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发生和发展,都有它自身的逻辑,这些诗,因为是诗人自己的经

历和自己的发现中呈现的情感世界，才使“这一个”世界五彩纷呈。

一切情感都源自思想。诗集《心中的乾坤》所以能诞生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父母就是他“心中的乾坤”，就像有大自然的乾坤才有万物，有父母才有他的生命，才有他成长的阳光和雨露。这阳光雨露就是父母对他的爱和因爱而经历的快乐、希望、痛苦、委屈、艰辛，就是父母在贫穷中坚守的情操、美德，这一切都在温暖、照耀、滋润他的心灵。也使得在父母离世后，他的脑海总是他们的影像；那是父亲为撑起这个“破漏的家”，寒冬时也须穿行于“人畜被冻死的传闻 / 不时从山道上刮来”的阳武谷，至今走路时“冻伤脚拐着”的艰难（《驮炭寒冬》）；那是父亲因青黄不接或干旱少雨，在夜里把着烟袋独自坐着，“在那一吸一吐中”无心入眠的焦虑（《土制的烟袋》）；那是父亲无论是往“田间送肥拉禾 / 还是河滩运土垫地”，拉着的小平车“总拽着一座小山”的勤劳（《移动的小山》）……那是母亲在他生日这天，无论家里多么贫穷，“都会有一碗 / 细长细长的面‘拴我’”的神圣和“认认真真为我祈祷”的庄

重(《我的生日》);那是母亲深夜在“灯下缝补缺衣少吃光景”的艰辛(《老油灯》);那是母亲知道“周末是儿子回来的时候”,“兀自立于村口”的急切(《周末日历》);那是母亲“喝住狂吠的狗 / 抹着泪把要饭的人领到家里 / 还将半碗红枣塞进孩子的衣兜”的善良(《陌生的“亲戚”》)……也使得他的耳畔总是他们的声音:那是父亲“艰辛和节俭历练成三十块大洋 / 曾祖父卖出的四亩地赎回来了 / 第二年土改时因此被定为中农成分”的叹息(《成分》);那是父亲三十年承受着椎间盘突出痛苦,却三十年挑着“全村的粪便就从这肩头流向田间”的沉重,使他夜里因剧痛难忍满床翻滚,老床不停地发出的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(《父亲的腰疼病》)……那是母亲在枣子红了时,为“迎接我们兄妹回家”,让父亲打枣的“唠叨”(《父爱是一种精神》);那是母亲在饭熟时对他的呼唤(《母亲在喊我吃饭》)……甚至还有他们在世时的美味,总也在他舌尖上,那是“母亲余制的羊杂割”(《羊杂割》),那是“母亲腌制的老咸菜”(《母亲腌制的老腌菜》)的美味。这使得诗人在父母双亡后,由于深深的怀念,由于再没

有报答的机会，反而总觉得对他们报答不够。他认为母亲“患心力衰竭”这种病应该“有着显而易见的前提”，他悔恨自己“竟那么粗心大意”：“十多年来 母亲 / 常常用大拇指摁住胸际 / 而我竟习以为常 / 不问个中原委而将其忽略”，更悔恨自己：“没有拽她去医院 / 看看医生查查心律”，“竟傻到不知速效救心丸 / 能给她的心室 送一缕氧气。”（《追悔》）他也为“父亲没去过五台山”自责：那是他正为五台山“忙于申遗”的日子，“父亲说等我不忙的时候 / 想去一趟看看”。因为父亲不久就病了，直到去世没去成。为此，诗人觉得自己“不该傻傻地等那个‘不忙’”，给自己“等成了长长的心痛”。这使他觉得那“进山的路像一盘卷尺”，在“量着一个儿子孝心的距离”，觉得自己不是孝子（《父亲没有去过五台山》）。为此他感慨万端，在《让孝心的光热时刻温暖父母》一诗中，以自己的教训告诫世人：“人生过一天就少一天 / 尽孝缺一次就是一生缺。”

这使我真正理解了我所认识的贾真。

我与贾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认识的。数十年的相处，觉得他几乎就是我心目中的完人。他工作顺

利,事业有成。多年来,他就像一部性能良好的机器,总是不停地运转,却默默无声。他最初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名既搞接待又常下乡又搞其他杂务的“写手”,之后接连升迁,从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到副县长、副书记、县长,直至市教委主任、副厅级市长助理。这些都是无法偷懒甚至没有明确下班时间的岗位,但他却一直笔耕不辍,且成果累累:自十六岁开始发表诗歌,迄今已出版诗集十二种,小说、散文两种,搜集、整理当地民歌集一种,此外还有地名考和经济论著等。他是把繁忙工作和生活中的感受当做一种宝贵的资源,在无数个夜晚把它开发利用了。

他人品也好。也许是因为他生长在农村,父母是农民,接触最多的也是农民的缘故,他自己也始终像一名淳朴、真诚、善良的农民。他从不拒绝帮助别人,在诗人这个圈子里,常会听到因他帮他们扶危解困带给我的感动。但他却从未和我谈过他的任何善行。倒是别人对他的帮助,哪怕很小很小,也会记在心里。记得是我们还不相识的时候,我在一家刊物担任诗歌编辑,读到他寄来的几首诗,觉得其中一首诗不错,就在

退其他诗稿时，在信上告他留下的那首诗要用。不想在领导那里却未能通过。我不服气，觉得把留用的诗再退给作者显得自己既没水平又没有诚信，很没面子，就把这首诗推荐到省外一家刊物发表了。这事的出发点其实是为我自己，所以早忘了，不想他却一直记在心里，多年后向我提起才回忆起来。还有，我很少有机会在下面和他聚会，一次见面却给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九十年代初，我因到下面办事顺便去见他，正好遇到省某部门的一位领导也在那里。临别时他悄悄送了我一条烟。不想那天那位领导也要走，我见他也送了他一条烟，发现给他那烟的档次明显比给我的差了许多。我忘不了这条烟，是忘不了他并没有因为世风改变而改变朋友在他心中的分量。在这办什么事也要“关系”的年代，作为诗人，我知道他是有条件在诗坛红起来的。这是因为，由于他的官员身份在他管辖范围的工作中，几乎结识了全国所有主要文学刊物的掌门人，但他从来也不通过这些友人发表自己的作品。一次，我建议他应该在某刊发表点东西，他说他就认识那个刊物的主编，并说关系还不错呢。我问他为什

么不给他寄点作品？他说觉得自己的作品质量不行。多年后我在参加一次诗歌活动时见到了这位已经退休的主编，并证实了他们的友情。这就是作为诗人的贾真：处世热情却清高，对诗执著却淡泊，他不肯靠旁门左道铸造自己的“辉煌”，只愿顺其自然，让自己的作品以质量取胜。在与他的交往中，我也感到了他真诚相伴的低调和宽容。他到太原开会或办事，常会顺便到家和我坐坐，却从来没有要我到太原什么地方去见他。隔不了多长时间，无论有事没事，他就会给我来电话，而且通话时间很长，却从来没有怪我没给他去电话。当然，我也有给他去电话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官员，开会多，我怕影响他的工作，所以打电话时常常是拨通后听到“嘟嘟”两声，就连忙挂断了，这时他就会很快又打过来。直到他退休后，这仍然是我给他打电话的习惯，结果必然是，多年来本该由我支付的电话费，却都转嫁于他。他好像感觉不到我的“小器”，也感觉不到这像指令，就这样和我“配合”，好像不该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
贾真在工作、事业和品格上为什么会有这些难能